

當相機遇到惠蓀林場.....

硬碟掛掉之後，在筆電內找到惠蓀林場的資料夾，精彩4天的活動，竟然只剩下20幾張照片，以此文紀錄那段日子～～

文、圖／影迷

緣起

會想上課，是因為放下單眼相機已經很久了。

斷斷續續，沒有系統、也算有系統地學著拍照，似懂非懂，也不是很愛接受挑戰或是嘗試，就只是在見到的當下，或是感動的瞬間按下快門；也曾拍過連自己都感動、別人也欣賞的佳作，卻總無法很篤定地確認按下的瞬間是最佳畫面。進入數位相機的時代是奢侈的，不用擔心底片成本及沖洗費用，在電腦上可一覽無疑地操控自己作品，喜歡、滿意的留下或再處理分享給友人，不滿意、模糊的殺無赦。就這樣，被數位相機寵著，自己覺得不再長進…

在惠蓀林場舉行的營隊，有著專業師資，場地自然、課程緊湊，還有作品分享、解構、評析，最重要的是價格合理。看得出來，參與者程度不一卻都想要學習，課堂上的傳授自然盡心，戶外拍攝的指導也用心，同一塊場域，各自以自己的雷達探索發現，用不同的器材、角度品味，一張張各有趣味或真實呈現的作品逐一誕生。

夜拍

拿著手電筒照著、等著，一聲聲的蛙鳴自溪澗傳出，尖銳的叫聲穿透淙淙的流水聲，燈光一掃，果然斯文豪氏赤蛙比起其他青蛙都顯得碩大的身軀出現在溪澗的大石上，有些躲在堆疊的石縫邊，公蛙的雙鳴囊在燈光掃過之後慢慢地縮小，前端膨大的吸盤穩穩地攀住溪石，在這個熱鬧的水域邊，求偶的鳴叫此起彼

落，想要抓住鳴囊鼓脹的瞬間，穿著雨鞋進入冰涼的水域，鎖定目標慢慢等著；何時會叫、何時按快門全是摸索。角度想要盡量壓低，膝蓋以半蹲的姿勢撐著，越蹲越低越蹲越低，已經感受到飛濺的水花打在褲子上，又彷彿冰涼的溪水已經碰觸屁股，挪動角度再度等待，慢慢的，抓到了斯文豪氏赤蛙的鳴叫節奏，嘗試性的在發聲之前按下快門，真的，成功是給願意等待的人，那夜，拍到了牠的鳴囊，雖然只有一個…。整理照片時才發現，後腳的蹼清晰可見，薄如蟬翼，與曾經的想像不同。燈光照拂下，流水紋理如石，亦如蟒蛇潛伏水中，顯現的通澈無以倫比。

續往溪邊搜索，見眾人匯聚之處必有目標，掠過幾處人多的地方(用心之餘一定拍很久)，既不打擾別人構思畫面，也不想虛耗時間。水岸邊，一隻尺蠖停駐吸水。一直聽聞，鱗翅目的昆蟲在水邊吸水時，將所需要的營養物質留在體內後，會將多餘水分排出，如果夠耐心也不干擾，能拍出串串珍珠噴射或流淌而



騙人鳥鼓脹鳴囊發出求偶叫聲

出的生態照，一定饒富趣味。拍攝的角度需要與蛾平行才能拍攝特徵明顯的畫面，心中有了構圖，腳開始移動，拿著單眼相機難降低角度，除非趴下！瞥見旁邊的落差，也可平行拍攝趕緊就位，等待、再等待，不是一按就有想要的畫面，水珠何時排出？會連續排放還是單一排出呢？沒有節奏可以預估，只能隨緣；當飽滿的水珠在屁股凝結蓄勢待出的瞬間出現在相機中，滿意的收兵，以這一隻尺蛾的排水量來思量，今晚想要連環珠珠的影像是無緣的。

回程中，燈光掃過路面，拉氏清溪蟹輕挪步足，一路橫行，見到燈光不禁警戒，躊躇不前，一群人向前開始跪拜。偉大的蟹媽媽攜帶滿滿的卵(即使孵化也是帶著走)，在颱風多雨的七、八月，母蟹離開可能有洪患的溪床，移到相對安全的高處邊坡或是石頭下躲避危險，是長久演化下來的生活智慧。拉氏清溪蟹在1914年被命名，是台灣第一個被命名的特有種蟹類，也是我第一種認識的溪蟹，對於這種可以抱著小螃蟹在腹部還能趴趴走的溪蟹十分鍾情。其實，牠們還有一種特別演化，雄性的交配對象包含未性成熟、抱卵或抱子的雌性(雖然母蟹必須第二年才能產卵)，會如此，可能是因為拉氏清溪蟹雌蟹體內有「儲精囊」的構造，能長期儲存精子而衍生的。在暗夜，這隻出來溜躑的母蟹很無奈地當著模特兒，不少人各顯本事的拍著，通過觀景窗，牠蟹足指節的尖端呈紅色，正可驗明正身。

日拍

看到蟻蛛是興奮的，牠其實並不容易被發現；當知道蜘蛛擬態螞蟻時，直覺是，擬態成螞蟻可以在螞蟻群之中肆無忌憚的偽裝進食，也就是攻擊性擬態。但是有學者不這樣認為，因為螞蟻視力不好，主要靠化學訊息來辨識同伴，長得如何不是重點，味道要像，才是王道。因此，寫《香港跳蛛圖鑑》的詹肇泰先生



抱著滿滿卵的拉氏清溪蟹，走夜路遇到我們…

提出一種可能：「螞蟻的天敵較少，所以跳蛛模仿蟻子這類不受捕獵者歡迎的昆蟲，將會減少被捕食的機會。」將蟻蛛的擬態歸類為防禦性。國內東海大學卓逸民教授率領團隊研究，找了三種跳蛛來做實驗，研究提出蟻蜘蛛的擬態是「為躲避捕食跳蛛的其牠跳蛛」，其證據與結果已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中。也就是，「其牠跳蛛的捕食壓力驅動了蟻蜘蛛擬態螞蟻」，這樣的結論和詹先生不謀而合！多有趣的討論與實驗研究，可以一探野外生物的秘密生活。

野外看到蟻蛛時，總會懷疑的一再確認是螞蟻還是蜘蛛，數一數幾根腳，重要的是看牠的眼睛，八顆單眼中的一對前中眼，像極了戴著墨鏡，圓滾滾的特別大，總讓我想到民初的徐志摩。牠雖然擬態成功，卻也容易漏餡，一旦靠近蟻蛛，牠會看得見，也就會玩起躲貓貓的遊戲，不像螞蟻一樣自顧自的尋尋覓覓。鏡

大蟻蛛偽裝成螞蟻，大大的前中眼如戴墨



頭下的大蟻蛛已經制伏了一隻蛾，在我的注視中不願放棄，睜著大眼和我對峙著…

一旁的攀藤捲鬚如蚊香，自然中的線條奇特有趣，觀察自在逍遙。日拍時，學習快速旋轉鏡頭，光芒萬丈的影像襯托著中間不動的芋葉，視角展現一如電影的叢林追擊，在惠蓀農場嘗試以舊相機玩新花樣。

評析

究竟要如何構圖，教科書及友人都曾提及，三分法、居中對稱、對角線等等，拍攝時也會在心中思索如何呈現較佳？如何凸顯主角或是主題？如何創造趣味或是說故事？當物件在框架中加減減後，受限器材的焦段，雖然按下快門，爾後還是需要再藉助軟體處理，方能完成自己想要呈現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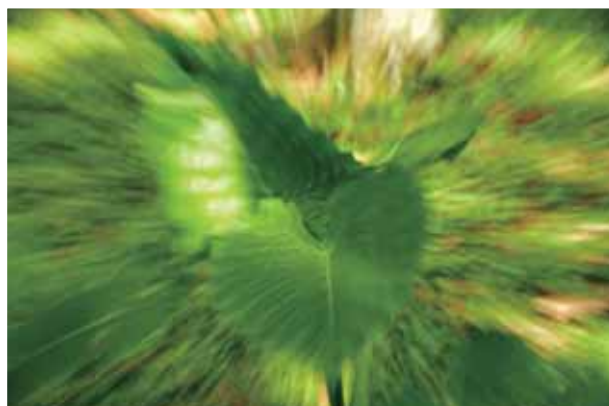
那幾天，白天出外景，或是夜裡進行觀察拍攝，之後每個人將自己最想分享的相片交到主辦單位。夜裡，由不同的老師講評，緊張刺激；老師自然不是毒舌派，而是溫柔婉約的美女，遣辭用句字字斟酌，很難還原，化作自己熟悉的方式試著表達…。講師對著每個人的作品加以評析，好壞參半，「這張前景太多，應該如此裁切…」，螢幕上出現了另一幅作品，的確比之前優；「這張的背景比較雜亂，無法彰顯主角，盡可能選擇較為單純乾淨的背景來表現…」；「這樣的構圖很有創意，以不同視角來表現…」；台上的講師殷殷指導，雖然不

是全認同講師的解析，作品觀摩就是一種自我突破的歷程。細問自己是否曾被別人的圖像感動？那一瞬間是否將注意力全神貫注其上，拍案叫絕也好，品嚐滋味也是，莫不是帶動一種反思，啟動另類的構圖想像空間。我也曾是三分法的信徒(至今依然)，在看過不將主角置放黃金線條的作品深受打動之後，在構圖上也帶來很大的變革。

確信

攝影及繪畫都是極端主觀，要擁有個人風格不容易，那幾天，知道了連對焦不清楚都可以是佳作，因為耐人尋味的構圖、極富故事性的畫面，總會引領眾人目光，再看一眼、多看一眼、想一想？為什麼？心有戚戚焉嗎？為何如此表現…，那幾日，確信未來的自己依然拍著熟悉的題材，拍下感動的瞬間，盡量營造故事畫面，令觀者願意多停留一回，眼光專注凝視。…

打開電腦殘留的影像，不禁再回味那幾日的美好時光。 光芒四射，雖然焦距不清楚，卻是新嘗試



自然裡的藝術～蚊香